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人物资料专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215,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1091·84 定价：1.15元

(内部发行)

编辑说明

一、本辑资料，是关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有关人物的资料专辑。资料来源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是一九六〇年前后全国政协和东北三省政协征集的有关张作霖的回忆录的未刊稿。据了解，上述回忆录原稿，在十年动乱期间大部分已经佚失。所幸，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尚保存部份原稿的手抄稿。这些回忆录的内容至为庞杂，涉及奉系军阀各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中选出四十二篇，供研究奉系军阀史的同志们参考。第二类，是从金毓黻先生的日记中选出的张作霖等六人的别传。这六篇别传，大部分是金先生在建国前撰写的，收在他的日记里，一直没有刊行，今一并编入本辑。

二、金毓黻先生(1887—1961)是研究东北地方史的著名史学专家。解放后，他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编有《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等，著有《东北通史》(上册)、《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等。金氏一九一六年在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即在东北从事教育等项工作。“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奉天省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对张作霖等历史人物比较了解。他所撰写的六篇别传，对研究奉系军阀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这六篇别传，除《王树翰别传》写于一九六〇年外，其余五篇写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郭松龄别传》中引录的电文，已经作者删节，并非原文。

本辑资料，其中有的作者所持的观点欠妥，有的所述事件的具体时间和经过与史实有出入，或各持一说，互相抵牾。但我们的目的在在于为奉系军阀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因此，除了在

文字上作了必要的技术性加工之外，其余一仍其旧。凡此种种，请读者阅读时务予注意。

四、凡回忆录部分，我们均在篇首加了编者按语，简要叙述了本篇内容，并尽可能的介绍了作者与张作霖等人的关系。

五、凡是由编者改定的文题和小标题，在按语中均加说明。凡属节录稿，均在文题后注明，并在文内以（上略）、（中略）、（后略）字样标明。文中夹注为原文所有，脚注除标明原注外，其余系编者所加。

六、本辑资料，是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张本政、敬知本、马国晏、刘家磊、毕万闻同志协助编辑整理的；金毓黻先生所撰六篇别传，是由该院图书馆张复同志抄录、校点的。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七、本辑资料在编辑整理上，可能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望读者指正。

目 录

- 张作霖的起家（节录） 赵庸声（1）
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 赵兴德（3）
台安八角台镇联庄会
——张作霖大团 罗巨峰（10）
张作霖投诚始末记 徐文会等口述（15）
张作霖集团形成概略 秦诚至 陶迺文（21）
张作霖集团的形成 周大文（31）
- 辛亥革命发动时
张作霖进入奉天 刘德权（41）
张作霖进奉天前后（节录） 赵复（47）
辛亥革命与张作霖 王益知（56）
奉天北大营兵变
亲历记（节录） 朱道南（67）
- 张作霖统一东三省的经过 周大文（69）
张作霖简史（节录） 赵东凡（89）
张作霖驱逐段芝贵的
密谋和经过 王克承（91）
张作霖二三事（节录） 王化一（93）
杀金寿山的经过（节录） 陶迺文（106）
张作霖巴结北洋系一例 潘承禄（108）
张作霖初交段祺瑞（节录） 刘振生（109）
我所知道的张作霖 刘翼飞（111）

- 张作霖其人 刘德权 (112)
- 王永江整顿奉省财政之前前后后 陈裕光 (113)
- 张作霖整顿奉天金融琐录 周大文 (118)
-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代奉天
- 政治丛谈 黄曾元 (124)
 - 东北矿务局与冀北金矿公司 黄曾元 (136)
 - 所谓满蒙五路问题 朱希炜 (142)
 - 打通、沈海两铁路修建
 - 史概略 (节录) 赵东凡 (151)
 - 辛亥革命时期奉天的军事概况 郭希鹏 (153) - 东北新军对辛亥革命
 - 的影响 (节录) 孟拱辰 李泰棻 (156)
 - 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的
 - 陆军沿革 (节录) 夏时 (159) -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
 - 得胜的真象 孟星魁 李泰棻 (168)
- 巴布扎布事略 正珠尔扎布 (176)
- 日本与郭松龄倒戈
- 的失败 王子衡 (181)
- 吉林人民反对日本
- 修筑吉敦、天图路 李仲颖 (184)
- 东北大学成立经过及其在
- “九·一八”前的变迁情况 汪兆璠 吴家象 (186)

张景惠与奉派首领

- | | | |
|--------------|-----|-------|
| 张作霖的关系 | 金名世 | (190) |
| 我所知道的袁金铠(节录) | 赵夏山 | (206) |
| 关于张宗昌 | 李藻麟 | (222) |
| 张作相事略(节录) | 王之佑 | (224) |
| 吴俊陞的家产 | 刘德权 | (225) |
| 关于吴俊陞 | 刘德权 | (226) |
| 鲍贵卿传(节录) | 金天石 | (227) |
| 张作霖与徐树铮 | 何千里 | (228) |
| 汤玉麟别传(节录) | 李赞廷 | (232) |
| 张作霖别传 | 金毓黻 | (235) |
| 王永江别传 | 金毓黻 | (249) |
| 袁金铠别传 | 金毓黻 | (257) |
| 杨宇霆别传 | 金毓黻 | (264) |
| 郭松龄别传 | 金毓黻 | (270) |
| 王树翰别传 | 金毓黻 | (276) |

张作霖的起家(节录)

赵 庸 声

编者按:本文简述了张作霖的家世及其由赌徒、行窃到“拉帮为匪”的过程。有关张作霖起家的传闻甚多，每有歧异，本文只是其一。

张作霖原本山东人，在光绪初逃荒到现在的辽宁省黑山县（张即生于黑山）。甲午战后，迁居海城县大高坎（当时营口未立县）村，该村在未修铁路时，为从营口下船通往沈阳中间的一个大镇，有三四百户人家，村中以杜姓户族最大，约四五十户。当时还有族长制残余，杜孟庭为该族族长，有财有势，在村中开设旅店，名叫杜家店，远近驰名。凡来往旅客、货车路遇胡匪，如说是从杜家店来的，在四十里范围内，即可保证安全，不被抢劫。张作霖的父亲即在杜家店当工人。父死后，张作霖在十六、七岁时，也在杜家店当工人，侍候旅客，车进店帮着牵牲口。店中经常聚赌，张作霖赌输了，为了还赌债，偷了一家杜姓的驴卖了还债，失主向杜孟庭告发，杜孟庭即叫人把张作霖抓住打死扔于苇塘中。夜中张作霖复活，爬入邻村王姓豆腐房中，由王姓养着。杜家知道他复活跑掉，四处寻找，张作霖在王家隐藏不住，由王姓赠给路费逃走。当时正值义和团起义，俄军侵占东北，各处均闹胡匪。当时辽河一带最有声名的大胡匪杜立山帮头最大，张即投入匪中，外号叫老疙瘩。王立堂任海城县知县时，

大肆剿匪，张作霖被捕，在问供时，因张仅十七、八岁，身体矮小，又无人订案，被打了一顿板子释放。放出后，又有人到县订案，王又差人四处寻找，张即逃到海城县所属大感王寨杨惠峰家中。杨为清朝进士，任江苏省道台，丁忧家居，主办大团，保卫地方，对胡匪远交近攻，对不在所保区内行抢的胡匪，取“交而不打”的政策，故将张收留下来。时间一长，知道县里搜拿，遂将他放走。张作霖跑到安东境内，继续拉帮为匪。（后略）

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

赵 兴 德

编者按：本文记叙了张作霖的家世及其早期活动，对其家庭和父母情况记载较详。

张作霖别名雨亭，于一八七五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家掌寺村。^①其父名张有财，母王氏，生三子一女，长子作泰，次子作孚，三子作霖，女最小，长适杨春芳（外号杨魔症，后充东北军团长）。

一、家庭生活情况

张作霖童年时，家中甚贫困。其父张有财，不惯于劳动生产，终年在赌博中谋生活。家中只有土房三间，并无一亩土地，因而家庭生活很不正常。在外赌赢了就富裕些，赌输了就紧张些。后来张有财终年在各处“放局”（就是设赌抽头），已成当时所谓“要清钱的”。什么叫“要清钱的”呢？当时社会产生两种类型的人，一种称为要清钱的——赌棍；一种称为“要混钱的”——盗匪。张有财就是“要清钱的”一类人物。

张作霖幼年与鲍贵卿（后充吉林省督军，与张作霖结为儿女

^① “家掌寺”或写作“驾掌寺”。

亲家)对门而居，非常亲暱。同在幼年，彼此互吃母乳，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二、张有财之死

张有财由于经年累月在外“放局”，回家时间很少。每月托人往家捎钱，维持母子五人生活，习以为常。在一八八三年春末夏初，张有财数月之久没有回家，也没有往家捎钱，以致家中生活发生恐慌。托人向四处寻找，始终没有下落。有一天，他家中养的一头黄狗，由外边回来，向王氏狂吠，并用嘴扯王氏的衣襟，往外拉她。于是王氏就跟着黄狗往外走，跟到离家有一里多地，有一小树林，黄狗竟钻了进去。王氏走到林边一看，只见地上落着许多乌鸦，等到乌鸦见人飞起，才发现林中躺着一人。她走到近前一看，竟是张有财，死去已久，身带重伤。王氏当时又惊又痛，回村找来了这个地方的“乡约”代她报了案。后来，海城县派人验尸，确是被人砍伤致死，批了个哭主领尸掩埋，听候缉凶，就算完事。王氏当即把张有财葬在附近的草甸子中。后来传说张有财系被同村的一个王姓的赌徒杀害。谋杀的原因是：这个姓王的赌徒在张有财的局上赌输了，无力偿还赌债。张有财戏言要他的老婆抵债。王信以为真，衔恨在心，竟乘张有财回家路经小树林，伺隙把张杀害。由于王氏无力往县里诉请缉捕凶手，县衙门也就把这宗人命案件束之高阁了。

三、张作霖随母逃荒到黑山

海城县田庄台家掌寺这一带地方，地势低洼，土地瘠薄，又有辽河等七八条河流，在这里汇流南下，到营口入海。当时把这

个地方都叫做“九河下梢，十年九涝”。当地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张有财死后，母子五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万不得已，只得把三间住房变卖，作为路费，携带子女，逃荒到黑山县（当时黑山尚未设县治，这个地方原属广宁县辖境，广宁后改北镇县）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后来就在此处定居下来。这时张作霖年尚小，母子五人就依靠次子张作孚给人家“扛活”度日。

四、张作霖的少年生活

张作霖因家贫，年至十二岁，尚无力上学读书。后经托人向村中私塾先生说妥，由张给先生做饭，兼带念书，不收学费，于是张就在这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开始读书，为期不久。张作霖的天资纵然聪颖，念书也不错，但因生来顽皮，不受拘束。先生因张不守规矩，加以责备，以致惹起张的不快，竟把老先生给打了。张还说：“干啥都吃饭，我不念了。”他回到家中，仍然气愤不平。翌日清晨，张又到私塾门前守候，看见孩子们上学，他就往回打，不让进门。闹的老先生没有办法，只得找到他家说理，才算完事。

张作霖失学后，家中因生活所迫，想叫他给有钱的人家放猪或放牛，但由于他顽皮，人家都不要，就这样蹉跎了几年。张到十五、六岁，家中给他凑了几吊钱，做些白面包子，叫他背到附近各村去卖。可是他饿了就自己吃，干了些天，把本钱都赔光了。

后来，又凑钱买些针、线、鞋面、胭脂粉等，当起货郎来，背着货箱，拿着唤铃，往各村去卖。赵家庙村中间，有一农户，名赵占元，是张常去的地方。赵占元老夫妇二人，生一男四女，家道小康，常买张作霖的货物，因此相处很熟。

后来，张作霖习染赌博，遇见赌钱的，扔下货箱就要，不好生做买卖，以致又把本钱赌光了，货郎也就干不成了。后又托人介绍到赵家庙高家木铺学木匠，不久又不学了，继而拜一位老兽医，学兽医。

五、由投军当兵到结伙占据一方

一八九四年间，宋庆统率清朝军队驻扎在营口一带，招募新兵。张作霖因为所学无成，又不愿当农民，就跑到营口投军当兵。后来，由于长官的爱马有病被张治好，因而颇受赏识。不久，被提升为什长。翌年请假回家探母，他骑着马，穿着整洁的军装，马身上还披着红褥套，神气十足，乡邻们都说张作霖做了官了。

当时由赵家庙后街高木铺的高老惠作媒，赵占元把次女许给张作霖为妇，夫妻同庚，都是二十一岁。结婚后，张作霖与他两兄作泰、作孚分居另过。因家贫，没有土地、房屋，只分得两双筷子、两个碗。因无处住，在赵家门前弄了两间房屋住。白天在赵家吃饭，晚上回家住宿。

中日停战后，宋庆军移防关里，张作霖脱离军队，回到家乡。为了谋生，曾在营口县所属大高坎镇，设兽医桩，充当兽医。这个时候，东北遭受帝俄侵略，盗匪蜂起。每到青纱帐起，几至路断行人。那时的匪帮多半骑着马，俗称“马胡子”。张作霖常给他们医马，还时常不收他们的医药费。因此，结交了许多绿林朋友。不久，因为赚钱少，又关掉了兽医桩子，不当兽医了。

张回家以后，不惯于劳动生产，又嗜好赌博，就如不羁之马，到处流浪。不久，他和他二哥张作孚在外与人打架斗殴，滋生事故，被二道沟子村李老恒在广宁县控告，说他们兄弟二人通匪，被县里

捕盗营捕去。经张作霖的岳父赵占元托人具保，后被解到沈阳“提法司”审讯，因查无实据，旋被释放。

后来，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有一年回到赵家庙，时二道沟子村李老恒闻讯，恐怕张作霖翻起旧账，记恨前嫌，深感自危。于是带领他的老伴到张的行辕请罪。张一笑置之。并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恨，你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而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于是给李二百元钱，并说：“你们老两口不要骇怕，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

张作霖从广宁县被保释出来以后，不听赵占元劝阻，竟真的参加了土匪帮，充当“兰把子”，负责看“小箱”——看守绑来的人票的头目。还作过一次绑票案。张感到这种绑抢的勾当，不是长远之计，尤其是对于绑妇女票，张是反对的。于是张脱离了这个帮头，自己纠合了汤玉麟、张作相、宋老丰、崔大楞、齐大有、赵明德、郑殿升、栾老疙瘩等三十多人，有枪有马，作为他的“底注”——基本力量，占据了中安堡镇（广宁县所属），不捐不抢，只约定负责给这一带地方保险——人民按土地纳饷，养活他们。他们负责保护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外来的匪帮侵犯。

在这个时候，甲午中日战后，光绪二十六、七年间，帝俄正侵占东北，地方陷于无政府状态。有很多人乘机而起，占据一方，名之为地方保险。当时在辽西一带，就有冯麟阁占据广宁南部一带；洪辅臣占据姜家屯一带；杜立山占据辽中县一带；金寿山占据海城田庄台一带；江显珍、江显泰、范四、范五等号称五大哨，占据江家屯、红罗岘山一带；张景惠占据八角台一带。张作霖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的人数少，势力薄弱，占据地方也就不大，勉强维持而已。

张作霖占据中安堡为期不久，大约在一九〇〇年冬天的一

一个雪夜，被金寿山带领“花膀子队”（亲俄军队），乘张等不备，偷袭了中安堡。张作霖被打得丢盔卸甲，只好冒着风雪，带着家眷，连夜逃出中安堡，转移到桑林子（现属台安县），暂时安身。他把家眷安顿在离桑林子不远的张家窝铺赵明德家中。

翌年一九〇一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张学良诞生于张家窝铺赵明德家中。赵明德是赵占元的堂侄孙，后充东北军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这时赵占元全家也随同张作霖逃难至张家窝铺暂住。

六、与张景惠合并被新民府招抚收编

这时张作霖感到他的帮太小，人单势孤，在桑林子恐难以立足，想投靠一个大帮头，暂作安身之计。旋即经人介绍，和八角台张景惠合并在一起，让张景惠充当大头领，张作霖为二头领，从此两帮合并，声势日大。

二张相处日久，感情甚洽。张景惠发觉张作霖人很聪明，性格豪爽，遇事机智而勇敢，自己的才干不如张作霖，执意把大头领让给张作霖充当，自己退居二头领的地位。张作霖推辞不过，也就接受了。

从此张作霖积极充实队伍，不久多数人换上了快枪。当时张作霖使的是一支八米厘套筒步枪。他认为这支枪打过很多次胜仗，是他创业的家伙，所以他非常珍视它，一直保存到他死。

有一年春夏之间，张作霖单人独马从八角台回赵家庙探望他的母亲。八角台与赵家庙相距约九十华里。这时张作霖骑的是一匹白马，脚步甚快，马性驯良。他每次骑这匹马回赵家庙，都是在午饭后，由八角台动身，到太阳偏西时，就可以到达。这一次张回家，路经大青堆子——是一个一望无边的大草甸子，方圆数十里没有人家。张走到这里，突然遇上了一、二十个敌人，拦路伏

击。张一看，地势开阔，又在白昼，人马目标太大、不易走脱，就很快地找到能隐蔽人马的一个沟。这匹马久经战阵，训练有素，打仗的时候，它寸步不离主人。张就用他的八米厘步枪和敌人对抗，打死打伤好几个敌人，一直打到“擦帘子”（江湖术语天黑了），张才上马突出重围，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赵家庙家中。

这个时候，张又广为结识地方士绅和知名人士，如举人李龙石、秀才张子云等。张与子云时相过从，遇事向他们请教，因而声势日高。

一九〇三年，新民府知府增子固，奉奉天将军增祺的命令，招抚盘踞各县名为保险队的各帮帮头。增知府奉令后，当即派人向各帮宣抚收编。收抚的办法，系先得有当地士绅出面担保，保证安心归顺，不出尔反尔。当时各帮都抱观望态度，恐怕官府以收编为词，把他们解决。而张作霖认为这是出头的好机会，又经张子云等地方士绅斡旋，他毅然归顺，听候改编。张和所部二、三百人，被新民府收编为一营，任张作霖为管带，张景惠为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任哨官哨长。从此他们就安心给封建统治者服务。这是张作霖后来统治东北二十年的发轫时期。

台安八角台镇联庄会

——张作霖大团

罗 巨 峰

编者按：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叙述了张作霖自一九〇一年在辽宁省黑山县赵家窝棚集结武装办“大团”，“保卫地面”，遭金寿山袭击后，与张景惠合股，充当八角台镇“大团”首领，直到一九〇二年经新民知府增韫改编，爬上清军“管带”的发迹史。文中对张作霖似有溢美之词。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辽西京奉铁路（即京沈铁路）沿线关外段一带地方，因伊桥档俄队由东省北部向京返防，纪律不佳，沿途到处扰乱地方，掠夺民间财物。当时地方绅耆为自卫计，纷纷自动组织联庄会或地方大团，以绥靖地方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伊桥档俄队返至黑山县境胡家窝棚时，当地团会因不堪搅扰掠夺之苦，遂计议狙击并劫持伊桥的计划。拉〔砬〕山子贾秀才（又名贾二秀才）以伊桥乃朝廷命官，恐团勇无知，伤害伊桥，遗祸地方，因命家中炮头（当时贾家有炮手三十余人）孙烈臣（又名占鳌）持本人名片，前往黑山县胡家窝棚劝阻勿击，并谓：“不用他们招待，把队伍请到我们这里，由我们招待食宿。”

按贾家有四合套住宅两所，都有石砌围墙和坚固炮台，能容纳百人居住。于是伊桥及其随勇乃在两所贾宅食宿，以后陆续来的，就分住其它各处。此时，张作霖自愿领去四十多人，住在赵家窝棚他岳父家中。张氏当时对这些队员说：吃喝是有的，但是